

官场百态

●老残游记 ●冷眼观
●廿载繁华梦 ●宦海

谴责小说名篇系列



5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1号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封面设计：贾立群

官 场 百 态

谴责小说名篇系列

Guān chǎng bǎi tài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一号楼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制版 东北亚印刷制版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130 $\frac{3}{8}$

字数：3,475,480

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

ISBN 7-207-03034-7/I · 481

(精装共5卷) 定价：198元

老 残 游 记

刘 鹗 著
陈翔鹤 校
戴鸿森 注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土不制水历年成患	风能鼓浪到处可危·····	7
第 二 回	历山山下古帝遗踪	明湖湖边美人绝调·····	15
第 三 回	金线东来寻黑虎	布帆西去访苍鹰·····	23
第 四 回	官保求贤爱才若渴	太尊治盗疾恶如仇·····	33
第 五 回	烈妇有心殉节	乡人无意逢殃·····	42
第 六 回	万家流血顶染猩红	一席谈心辩生狐白·····	50
第 七 回	借箸代筹一县策	纳楹闲访百城书·····	59
第 八 回	桃花山下遇虎	柏树峪雪中访贤·····	69
第 九 回	一客吟诗负手面壁	三人品茗促膝谈心·····	77
第 十 回	骊龙双珠光照琴瑟	犀牛一角声叶箜篌·····	87
第 十 一 回	疫鼠传殃成害马	痢犬流灾化毒龙·····	96
第 十 二 回	寒风冻塞黄河水	暖气催成白雪辞·····	105
第 十 三 回	娓娓青灯女儿酸语	滔滔黄水观察嘉谟·····	116
第 十 四 回	大县若蛙半浮水面	小船如蚁分送馒头·····	124
第 十 五 回	烈焰有声惊二翠	严刑无度逼孤孀·····	132
第 十 六 回	六千金买得凌迟罪	一封书驱走丧门星·····	140
第 十 七 回	铁炮一声公堂解索	瑶琴三叠旅舍衔环·····	149
第 十 八 回	白太守谈笑释奇冤	铁先生风霜访大案·····	158
第 十 九 回	齐东村重摇铁串铃	济南府巧设金钱套·····	166
第 二 十 回	浪子金银伐性斧	道人冰雪返魂香·····	175

附 录

老残游记续集遗稿（六回）·····	184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自序

婴儿坠地，其泣也呱呱；及其老死，家人环绕，其哭也号咷。然则哭泣也者，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下，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，灵性之现象也，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

马与牛，终岁勤苦，食不过刍秣，与鞭策相终始，可谓辛苦矣，然不知哭泣，灵性缺也。猿猴之为物，跳掷于深林，厌饱乎梨栗，至逸乐也，而善啼；啼者，猿猴之哭泣也。故博物家云：猿猴，动物中性最近人者。以其有灵性也。古诗云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断人肠。”其感情为何如矣！

灵性生感情，感情生哭泣。哭泣计有两类：一为有力类，一为无力类。癡儿騃女，失果则啼，遗簪亦泣，此为无力类之哭泣。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，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：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尚弱；不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甚劲，其行乃弥远也。

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；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，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：“别恨离愁，满肺腑难陶洩。除纸笔代喉舌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？”曹之言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癡，谁解其中意？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，名其酒曰“万艳同杯”者：千芳一哭，万艳同悲也。

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种族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：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吾知海内千芳，人间万艳，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！



第 一 回

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莱山。山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十分壮丽。西面看城中人户，烟雨万家；东面看海上波涛，峥嵘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^①挈酒在阁中住宿，准备次日天未明时，看海中出日，习以为常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，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补残；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^②，遂取这‘残’字做号。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残，不知不觉，这‘老残’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原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，因八股文章^③做得不通，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^④，教书没人要他，学生意又嫌岁数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^⑤，因性情迂拙，不会耍钱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^⑥，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^⑦。你想，可有馀资给他儿子应用呢？

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，又无行当^⑧可做，自然‘饥寒’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，可巧天不绝人，来了一个摇串铃^⑨的道士，说是曾受异人传授，能治百病，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，学了几个口诀，从此也就摇个串铃，替人治病糊口去了，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^⑩地方，有个大户，姓黄，名叫瑞和，

害了一个奇病^①：浑身溃烂，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，今年治好这个，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，经历多年，没有人能治得。这病每发都在夏天，一过秋分，就不要紧了。

那年春天，刚刚老残走到此地，黄大户家管事的，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。他说：‘法子尽有，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今年权且略施小技，试试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远不发，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只须依着古人方法，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神农^②、黄帝^③传下来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^④传下来的方法。后来唐朝有个王景^⑤得了这个传授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缘，在下到也懂得些个。’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。却说真也奇怪，这年虽然小有溃烂，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。为此，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

看看秋分已过，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，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，异常快活，就叫了个戏班子，唱了三天谢神的戏，又在西花厅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开筵，明朝设席，闹的十分畅快。

这日，老残吃过午饭，因多喝了两杯酒，觉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，歇息歇息。才闭了眼睛，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：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慧生。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，一齐说道：‘这们长天大日的，老残，你蹲家里做甚？’老残连忙起身让坐，说：‘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，觉得怪腻的慌。’二人道：‘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，访蓬莱阁的胜景，因此特来约你。车子已替你雇了。你赶紧收拾行李，就此动身罢。’老残行李本不甚多，不过古书数卷，仪器几件，收检也极容易，顷刻之间便上了车。无非风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州，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，蜃楼^⑥的幻相。

次日，老残向文、德二公说道：‘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我们今夜何妨不睡，看一看日出，何如？’二人说道：“老兄有此清兴，弟

等一定奉陪。”

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气传光^⑧，还觉得夜是短的。三人开了两瓶酒，取出携来的肴馔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谈心，不知不觉，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。其实离日出尚远，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谈片刻。德慧生道：‘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？’文章伯说：‘耳边风声甚急，上头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。’

各人照样办了，又都带了千里镜^⑨，携了毯子，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阁子中间，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，朝东观看，只见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无际，东北青烟数点，最近的是长山岛，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，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，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。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，飞到中间，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，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，越紧越不能相让，情状甚为凄诡。过了些时，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

慧生道：‘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’老残道：‘天风海水，能移我情，即是看不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’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，说道：‘你们看！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，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’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。看了一刻，说道：‘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有极细一丝黑线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吗？’大家看了一回，那轮船也就过去，看不见了。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‘噫呀，噫呀！你瞧，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险！’两人道：‘在什么地方？’慧生道：‘你望正东北瞧，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长山岛吗？在长山岛的这边，渐渐来得近了。’两人用远镜一看，都道：‘噫呀，噫呀！实在危险得极！幸而是向这边来，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’

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，那船来得业已甚近。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，原来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，原是只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楼之上，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。前后六枝桅杆，挂着六扇旧帆，又有两枝新桅，挂着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旧的帆，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，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计其数，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，——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。——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溅着，又湿又寒，又饥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八扇帆下，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。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，仿佛水手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，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：东边有一块，约有三丈长短，已经破坏，浪花直灌进去；那旁，仍在东边，又有一块，约长一丈，水波亦渐渐浸入；其余的地方，无一处没有伤痕。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，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，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，不知所做什么事。用远镜仔细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，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亲切，不禁狂叫道：‘这些该死的奴才！你看，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，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！’慧生道：‘章哥，不用着急。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时候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。’

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掠过舵来，又向东边去了。章伯气的两脚直跳，骂道：‘好好的一船人，无穷性命，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’沉思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‘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，何不驾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？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？何等功德！何等痛快！’慧生道：‘这个办法虽然痛快，究竟未免卤莽，恐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何如？’老残笑向章伯道：‘章哥此

计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？’章伯愤道：‘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！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，不过一时救急，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。哪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！’老残道：‘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，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事罢。高明以为何如？’章伯一想，理路却也不错，便道：‘依你该怎么样？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？’老残道：‘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并未曾错，只因两个缘故，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。怎么两个缘故呢？一则他们是走“太平洋”的，只会过太平日子。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，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鍼。平常晴天的时候，照着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。这就叫做“靠天吃饭”。哪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，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。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，只是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依章兄法子，驾只渔艇，追将上去，他的船重，我们的船轻，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^⑨，他有了方向，便会走了。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？’慧生道：‘老残所说极是，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。不然，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！’

说着，三人就下了阁子，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是空身，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，一个纪限仪^⑩，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，——山脚下有个船坞，都是渔船停泊之处。——选了一只轻快渔船，挂起帆来，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，使帆很便当的。

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，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。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，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只听他说道：‘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，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

产业，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，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？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？真该死奴才！该死奴才！’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。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：‘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，今日被先生唤醒，我们实在惭愧，感激的很！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’那人便道：‘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，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拚着几个人流血，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’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

章伯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‘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！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’慧生道：‘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，不必追上那船，看他是如何的举动。倘真有点道理，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’老残道：‘慧哥所说甚是。依愚见看来，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！’

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，缓缓的尾大船之后。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，交给演说的人，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人，敛了许多钱去，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便高声叫道：‘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凉血种类的畜生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’又叫道：‘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’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，依着他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，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，又在高处大叫道：‘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么？’那船上人，就有老年晓事的人，也高声叫道：‘诸位切不可乱动！倘若这样做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！万万没有这个办法！’

慧生听得此语，向章伯道：‘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，叫别人流血的。’老残道：‘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，这船覆的更快了。’说着，三人便将帆叶抽满，顷刻便与大船相近。

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将上去，走至舵楼底下，深深的唱了一个喏^①，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，倒也和气，便问：‘此物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’

正在议论，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‘船主！船主！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！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！他们是天主教！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向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，再用了他的向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，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！’谁知这一阵嘈嚷，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，也在那里喊道：‘这是卖船的汉奸！快杀，快杀！’

船主舵工听了，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，是船主的叔叔，说道：‘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罢！’三人垂泪，赶忙回了小船。哪知大船上人，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只小小渔船，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？顷刻之间，将那渔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尊——同樽，盛酒的器具。

②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——唐朝衡岳寺的和尚明懒禅师，性子懒惰，时常吃别人吃剩的食物，号叫‘懒残’。李泌住在寺里读书，一天夜里去拜访他，他正在牛粪火中煨芋头吃，拿吃剩的半个给李泌，并对他说：‘小心不要多讲话，去做十年宰相。’后来李泌果然做了唐僖宗（李适）的宰相。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故事。

③八股文章—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一种主要文体。截取四书（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）、五经（易经、诗经、书经、礼记、春秋）中的文句或章、节命题。因为要‘代圣贤立言’，所以除记事题外，必须模拟‘圣贤’的语气说话。每篇文章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等部分组成；后面的四股是文章的重心，每股中又需有两股互相排偶的文字，合共八股，所以叫做八股文。

④学也未曾进得一个——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意思。科举时代，秀才才有资格到县（州）或府的学宫里读书，所以考取了秀才叫‘进学’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秀才才

算是合格的教书先生，所以下文有‘教书没人要他’的话。

⑤三四品的官——清朝官制：文武官阶都定为九品，每品中又各有正、从；以地方官为例：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是正三品，道员是正四品。

⑥实缺——有实际职位的官，与有衔无职的‘候补’对称。

⑦盘川——旅费。

⑧行当——职业。

⑨串铃——本来是道教方士行医时引人注意的专门用具，为一中空铜环，套在手上摆动发声，后来成为‘走方郎中’通用的标识。

⑩古千乘——千乘，汉代的郡名，即今山东高苑县，区域在今历城县至益都县一带。

⑪奇病——这里是影射黄河的灾害。‘黄瑞和’可能是‘黄水河’的谐音。本书常用一些象征性的写法，下文类此情况不一注明。

⑫神农——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号，又号炎帝。据说他曾遍尝百草，发明用药治病。

⑬黄帝——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号，又号轩辕氏、有熊氏。相传最古的医书内经，就是记载他与臣子岐伯问答的书，切脉和炮制药材也是他的臣子雷公发明的。

⑭大禹——夏朝的开国主，又称夏禹。神话传说我国远古时代洪水泛滥，人民不能安居，禹受舜命，用十三年的艰苦劳动，疏通河流，治平洪水。

⑮王景——见第三回注④

⑯海市蜃楼——海上空气平静，上下密度不同时，因光线的折射作用，会现出远方城市楼台的幻象；古人认为是蜃（蛟的一种）吐气而成，故称‘海市蜃楼’。

⑰蒙气传光——蒙气，带有水分的大气，即雾气。早晨太阳将出之前和傍晚刚落之后，光线虽不能直接照射大地，地上却仍相当明亮，就是因为空中大气的折光作用，这就叫‘蒙气传光’。

⑱千里镜——就是望远镜，下文‘远镜’同。

⑲罗盘——与下文‘向盘’为一物，刻有精细方向度数的指南针。

⑳纪限仪——又名‘六分仪’，测量仪器。在航海上，用来测定太阳的高度，以求得船只所处之方位。

㉑唱了一个喏(nǔo)——古人敬礼时，一面拱揖，一面嘴里喏喏致辞，叫唱喏，这里是作揖的意思，‘唱了一个喏’，就是作了一个揖。

第二回

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，自知万无生理，只好闭着眼睛，听他怎样。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，飘飘荡荡，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‘先生，起来罢！先生，起来罢！天已黑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’老残慌忙睁开眼睛，愣了一愣，道：‘呀！原来是一梦！’

自从那日起，又过了几天，老残向管事的道：‘现在天气渐寒，贵居停^①的病也不会再发，明年如有委用之处，再来效劳。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’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当晚设酒饯行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，算是医生的酬劳。老残略道一声‘谢谢’，也就收入箱笼，告辞动身上车去了。一路秋山红叶，老圃黄花，颇不寂寞。到了济南府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，觉得更为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觅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升店，将行李卸下，开发了车价酒钱，胡乱吃点晚饭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吃点儿点心，便摇着串铃满街逛了一趟^②，虚应一应故事。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荡起双桨。朝北不远，便到历下亭前。下船进去，入了大门，便是一个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剥蚀。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‘历下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’，上写着‘杜工部^③句’，下写着‘道州何绍基^④书’。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^⑤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复行下船，向西荡去，